



# 旅游小镇的梦与惑

在这个春天，同一版本，只是地名不同的某某县杏花节、桃花节、樱花节、梨花节，又一次密集地映入眼帘。

十余年前，这些乡村旅游的最初版本，如今仍在为县域经济贡献眼球效应，只不过，当地已不再满足于城里人到了自己地盘，吃只炖鸡，买走些山鸡蛋，自己收点停车费了。

不经意间，温泉小镇、仿古小镇、养生小镇、海滨风情小镇……这些乡村旅游的“升级版”——旅游小镇已在省内遍地开花。古县古墓古老的传说、废弃的尾矿、战争遗址，甚至传统的生活方式，都被纳入可供开发的资源之列，而全省的千年古县，据统计就有70多个。

已建成的136个，在建的114个，拟纳入重点建设的37个，这是日前省旅游局对全省旅游小镇摸底调查得到的一组数据。这组数据背后，本身就是一场激烈的竞争，包括客源、政策、资金、资源。

近期召开的全省旅游小镇建设工作会上，还提到两个“国际范本”——瑞士达沃斯小镇和英国牛津小镇，一个是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举办地而闻名，进而成为欧洲顶级滑雪度假胜地；一个是以牛津大学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浓厚学术氛围，自然而然引来不少崇拜者。而国内旅游小镇有着截然不同的成长路径：多是属地政府基于对既有资源的发掘和市场前景的预判，从主导立项、规划，到招商引资、建设、运营，都有政府参与主导。

过去一段时间，记者奔波于聊城、济宁、临沂、枣庄等地，调查走访了一些具有样本性的新兴旅游项目。记者感受到，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开发路径，决定一个项目成功与否，不可或缺的就是领导重视。尤其在乡镇这个最低行政区划的基层干部看来，在现阶段，“领导重视”就意味着能换来大量的行政资源——落实倾斜政策，取得扶持资金，降低协调成本，并且，越是高级别的领导重视，各种扶持力度就呈几何倍数提升。

站在这一方向上考察旅游小镇的集群式突进是很有意思的，一些市、县、乡(镇)旅游项目开发的不同形态，无非政府、市场、资源三者之间的排列差异。

放在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上，包括各种应运而生的节会，无一不是为了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。在这股你追我赶的热潮中，那些缺少资金、资源优势不明显、交通不便的乡镇，又如何腾挪呢？

采访中，我们听到很多基层干部最为焦虑的，是如何拉来资金和项目，批到土地指标，为此，他们做了种种努力。那些资金雄厚的开发商，成了旅游小镇开发中不可或缺的先锋。而政商结合的模式，不可避免会产生种种弊端。

在这股建设热潮中，如何充分挖掘、准确把握当地的自然和人文资源的特点，反倒被忽略了。

在这一观察性报道中，我们之所以将大量笔墨聚焦于台儿庄古城——这一与旅游小镇“量级”相差巨大的样本，就是想以此说明，一个旅游项目的成功，除了需要一个思路开阔、个性突出的领导重视之外，以充满敬畏之心对当地历史文化进行深入挖掘、对历史遗存悉心呵护、对地方风俗特色准确把握，是这个旅游产品被市场认可和接纳的基础。

这点是毋庸置疑的：把一个只剩下5%的历史遗存，变成一个让游客认可的100%的古城，绝不是凭着变戏法的手段，也不仅仅是靠钱就能砸出来的。

旅游小镇建设，蟹有蟹道，虾有虾路，一招一式照应着现实的生存法则。我们讲出一些故事，只是期冀在这股热潮中，多点创意，少点山寨；多点保护，少些破坏；多些耐看的精品，少来点假古董；多些市场化，少点官家味。

上图为东阿阿胶影视基地内景

□高唐县清平古镇  
重生之梦

B02-B03·封面故事

□院士王梦恕：  
“我经常是一个少数派”

B04-B05·读人